

小说连载

哦，村西头狗子……

□刘会君

(接上期)

狗子爱家，疼媳妇、孩子，也挺疼妈。他把挣来的钱一分不落地交给媳妇打理日子。近几年，农民工工资上调，手里钱多了，有些人就开始不安分，酗酒、赌博甚至找女人，并忽悠狗子“下水”。不识数的人心里“有数”，丝毫不为所动。有时逼急了，就祭出母亲的“语录”予以反击：俺娘说来，好男人不掷骰子，不包野老婆！那些被自己男人伤害到的女人，常常不无羡慕地说，瞧人家西头狗子不识数，心里倒是明镜似的。俺摊的那货倒是识数，可全识到“半掩门”里去了。

媳妇却渐渐有了疑窦，而且越来越不安。她察觉到她的纯净得如水晶般透明的男人，钱挣得多了，拿回家的反倒少了。贤惠且有见识的媳妇不动声色，悄然跟踪侦查，不久真相大白——她的

男人竟是瞒着她，学雷锋、做好事，月月拿钱资助病残老人尚志清，一位失去老伴的离休教师。腿部残疾，行动不便，独子和媳妇偷走了他的工资卡，再不露面。狗子动了恻隐之心，遂以自己的方式暗中予以资助。得知真相的媳妇与母亲不但没有责怪他，相反一齐加入了他的爱心善行。活动进展得扎实而高效。女人特有的细腻，譬如缝补和浆洗，则更贴近老人的需要。他们一家三口，就这样月兑月，年兑年，悄然而连续地做着他们的善举。他们不想让人知道，更不图任何回报，只是凭着自己的良知，帮助一位灯尽油枯的老人，直到走完他的人生旅程。

万万没想到，老人在病故后，留下了这样的遗嘱：“数年深情，愿同再造。老身衰朽，无以为报，兹将名下院落并房产，无偿捐赠于杨心镜者……”遗嘱一宣布，水溅

沸油，一片喧嚣。那可是一个挺括括的砖砌四合院，眼下少说也值它个三几十万啊！平时不相闻问的族人质疑宣泄，群情激愤。那个不要爹的独子，也不知从哪个老鼠窝里钻出来，要杀回原籍，夺回祖产。个别善良人也议论纷纷，心生揣测……一时间，浊流鼓荡，善行蒙垢。作为当事人的漩涡中人杨心镜，全然不知道围绕着他所发生的这一切。当他费力地明白了其中缘由时，这位只有十几岁儿童心智的常年打工者，昂昂然地说：我不要！我什么也不要，要是非让我要，我就把它送给村里办个养老院。至于我自己，我有自己盖的大瓦房，我有手，能挣钱！话不多却掷地有声。风吹云散，天蓝气清。说完以上的话，狗子拨开围观的人群，抽出锋利的瓦刀，发动摩托三轮去了工地，净瞎耽误，我还有一盘灰没和呢！

一石投水，涟漪四散。杏

花坞村西头狗子“以残助残”的善行，坚拒捐赠的壮举，被越来越多的人传颂和赞扬。各种荣誉纷至沓来，应接不暇。当有采访他的记者，问他对乡亲和社会各界有什么要求或建议时，这位憨哥搓着双手，满脸羞涩地说，俺那几都十好儿了，眼瞅着到了说媳妇的年龄，麻烦大家以后别再叫我狗子，叫我大名行不……话没说完，全场一片笑声。但积习真的难改，人们仍然习惯叫他“村西头狗子”，只是饱含了尊重的成分。

就是这么一位心明如镜，镜无纤尘，乐于奉献，羞于索取的人，偏偏今年不顺。先是老娘重病，他们一家背上了沉重的“饥荒”。年终放假，工地上原来说好的工资，偏又发不出来。这真是越渴越给盐吃，腊月二十三，两手攥空拳的狗子，身背瘪瘪的行囊，神情抑郁地走在返家的途中。(未完待续)



孝在当下

□陈兰兰

周末闺蜜张蕾兴高采烈打来电话，说她荣升为公司副总了，请我们大学一个宿舍的几个姐妹小聚。

一见面我劈头就问：“小样，老实交代和老板什么关系，公司多大规模，待遇如何！”我一股脑把自己的疑问全部道出来。

“和老板不认识，总公司6000人，分公司200人，年薪底薪10万加提成，送一辆15万的车。”好友指了指窗外的那辆白色的大众。

啊!!!这次我和几个同学的嘴巴都成了O形，惊讶到了极点。

“怎么面试上的？”我们几个都不约而同地问道。

“我是在人才市场报的名，当时只要要求填了自己及父母的姓名、联系方式和家庭地址，然后初试是填一张问卷卷，问题很简单：你父母母亲的生日分别是几号？他们最喜欢的东西分别是什么？凡是答对的就可以是公司的员工了，初试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啊!!!”大家异口同声地又一次惊讶！

“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都不知道。”好友继续说道，我们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其实我也不知道父母的生日。

“你每月给父母通几次电话？每年去看父母几次？你每月发工资是否给父母零花钱？如果是给多少？你从小到大帮父母做过哪些事情？这些问题答对的就是公司的组长了。”“你父母过的是否开心？如果开心为什么？如果不开心又为什么？你做过哪些让父母开心的事？如果有请描述出来。如果不开心原因又是什么？你该如何解决。这些问题答对就是公司的主管了。”“你父母母亲的梦想什么？他(她)们的梦想是否实现？如果已实现，你为他(她)们的梦想做过什么？如果没有实现，你将如何做？你父母最大的困惑分别是什么？是否已解决？如果经解决，描述一下你是如何解决；如果没有解决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这些问题答对了就是公司的副总。”

上大学时我们同在一个宿舍，知道她9岁时就在家扫地刷碗，13岁时开始每天做晚饭，上大学后每周都给家里打电话，雷打不动。参加工作后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都寄给了父母。以前我总还是笑话她，如今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可笑。

“其实我们都想孝顺父母，总觉得等自己有钱了再说，可是不要忘了，什么事都可以等，孝敬父母是万万不能等的，只有孝在当下，才能避免“子欲孝而亲不在”的悲剧出现！”

听完闺蜜的话大家都沉默了，纷纷掏出了手机。我也愧疚的拨通了家里那个久违的号码……



转眼就要到春天了，春天的滨河公园又会是怎样的呢，我深深思索着……
郭永路 摄

老人报恩，让我压力山大

□章中林

忙碌碌地生活着，有许多事说忘就忘了。但是，仍然有一些事沉淀在心底，让人咀嚼，让人回味。那天，那位老人的到来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底。

那是一个下雪的早晨。寒风刺骨，滴水成冰，路上看不到几个行人。我坐在火桶里，躺在沙发上，眯缝着眼享受着空调间的春天。

门怎么有轻微的响声，是隔壁的孩子在敲门？四五岁的顽童，让他敲去吧，可是，这敲门声似乎非常固执。停了一会儿，又敲起来了。是哪个顽皮的孩子？我从火桶里爬起来，跑到门前。屋外，站着一个老人，拎

着一个蛇皮袋。这是谁呢？看着是有些面熟，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

“你是章法官吧？总算找到你了。”说着，他放下手上的蛇皮袋，用榆树皮一样的手抹了一下脸，说，“你不记得我了。我是夏经法呀，去年找你打官司的那个。”

我这才记起他是老家邻村的。去年，他摔断了腿，儿子不养他。我们刚好送法下乡遇到了，就在当地开了个临时法庭，判决他儿子负担医药费，并每月支付老人400元养老金。这是责任所在，怎么当得起他亲自登门道谢呢？

他说，自己腿好之后，生活也能自理了。儿子经过了那件事之后，也知道进退了，

养老金从来没欠过，还时不时帮着做些体力活。一家人和和气的，这都是托你们的福。我就一直想着感谢感谢你。也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是几斤红薯粉和芝麻。叫我家小子送，他还觉得寒碜。也不是送礼，一点家里出的东西，有什么寒碜的呢？

听老人这么说，想想他跑那么远的路，不能辜负了他的心意。我接过他手里的东西，想请他进屋坐一坐，可是他望了望屋，说，不了，脚上都是雪。

我让他等等，把蛇皮袋带走。我把蛇皮袋里的东西拣了出来，把昨天买的准备送给父亲的脑白金放了进去。

老人看到了坚决不要。

我说，你要是不要，你带来的东西我也不能收。我要是收了那就是受贿。老人才勉强地收下了。

看着老人走远的背影，我松了一口气。

但是，还没有等我坐下，手机响了起来。是那位老人打来的。他说，脑白金放在门口，叫我收一下，不要掉了。

打开门一看，脑白金真的放在门口。跑出门去找，茫茫的雪野里，哪里能看到他的影子呢？——我知道，他是在躲着我。

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，还要什么回报呢？我想，是该选这个时候把这份情给还了，不然回家还不被人戳脊梁骨啊。

母亲的河

□刘晓燕

离不开
家乡那条河流
即使我走了很远很远
离不开
家乡那条河流
即使我已膝下有子
人至中年
河面上的冰凌还有雪
我仿佛看到幼年的伙伴
穿着开裆裤在冰面上互相嬉戏
拉起手
把无忧的笑颜
沉淀在村头的暮霭里
离不开
家乡那条河流
庄落里升起的炊烟
那是妈妈做熟的晚饭啊
淘气的我
却还是让她柔弱的影影射在村头的
张望里
那一声轻叹
微笑着抚摸我的头
是我永远都离不开的理由
家乡的那条河流
是人间最温暖的爱